

跟随杨、曹二先生考察的，基本的队伍约有二三十位同志者，其中包括了鲍贤昌和陆良华，而这两位先生的可贵则在于，他们在考察之后，还把他们的认识与感想写成文章，在地方的报刊上发表，以此进一步扩大这种文化行为的影响力。他们都是在业余的时间里做了这些事情。

探寻古鄞

鲍贤昌
陆良华

鲍贤昌 陆良华 编著

宁波出版社



NLIC2970793787

贈書

探尋古鄞

鮑賢昌 陸良華 編著



NLIC2970793787

寧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探寻古鄞 / 鲍贤昌, 陆良华编著. — 宁波: 宁波出版社, 2012.8

ISBN 978-7-5526-0337-8

I. ①探… II. ①鲍… ②陆… III. ①区 (城市) — 文化史—宁波市—文集 IV. ①K295.5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44250 号

探寻古鄞

编 著: 鲍贤昌 陆良华

出版发行: 宁波出版社

地 址: 宁波市甬江大道 1 号宁波书城 8 号楼 邮编: 315040

责任编辑: 张爱妮 沈建国

封面设计: 唐雪冬

印 刷: 宁波报业印刷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 889 毫米 × 1194 毫米 1/32

印 张: 11.75

字 数: 300 千

版次印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978-7-5526-0337-8

定 价: 38.00 元

(如发现缺页或倒装,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序一

多年来，杨古城、曹厚德、王重光、王介堂等传统文化的守护者们发起组织宁波的一些文史爱好者经常到宁波各地考察，他们的目标很明确，就是寻访和凭吊已经失去的和岌岌可危的文化遗产，包括古镇、古村落、古桥、古塔等传统的空间形态，并在考察过程中普及文化知识，钩寻历史文脉，表达自己对传统文化的热情与价值判断。他们虽都是年逾古稀之人，仍以自己的行动表现出对传统文化的某种责任感与建议，其情令人感慨和景仰。这几位老先生都是我敬重的前辈，他们中有宁波工艺美术界的领袖，对地方传统文化常有独到的见解。他们对传统文化的价值发掘，往往引起社会的重视，比如提出对南宋石刻造像的保护、对张苍水故居的保护以及对月湖历史景观的保护，最后都为地方当局所采纳。我曾经说过，每当宁波的历史文化面临威胁的时候，总会有几位羸弱的文化人振臂高呼，并以身体力行的表率，表现出意想不到的顽强，前辈学者中如冯孟颀先生，其后如杨、曹等诸先生，其间有一脉相承的精神气质。

跟随杨、曹等诸先生考察的，基本的队伍约有二三十位同志者，其中包括了鲍贤昌和陆良华，而这两位先生的可贵则在于，他们在考察之后，还把他们的认识与感想写成文章，在地方的报刊上发表，以此进一步扩大这种文化行为的影响力。他们都





是在业余的时间里做这些事的。在这一点上，杨、曹等诸先生也常有健笔，这是宁波之幸。

鲍、陆二君所做的工作，我把他们归纳为几件看似平常的事情。第一件事，我把它称为“寻找散落在村落中的文化碎片”。这件事情给人的直观印象是他们在不断地走动，他们必须到达一个又一个的村落，在原址上寻找传说中的历史证据。这事情很辛苦，也很“时髦”，说其“时髦”，是因为欧美的学术界在近几十年里很兴盛“田野调查”的史学方法，把“口述历史”做得很热闹。第二件事是将这些调查结果写成文章。如果说走马看花还有游赏的愉悦感，一写文章就成了认真的事，先得把事情弄清楚，这就要稽核资料、征集口碑、考订耙梳、辨真证伪，这是“坐冷板凳”的事，做几次饶有兴趣，坚持做下来就需要毅力。没写过文章的人不知道写文章的难，以为妙笔能生花，岂知文从心出，没有新发现、新感知，下笔是艰涩的，未必写得出，况且他写的基本上就是“考据”一类的文章，不仅需要才气，还需要见识和判断。这两件事做完后就是去发表。他们写了很多，常常一人撰写，多人讨论和参与意见，也常常有联合署名，这就表现为一种人多势众的团队性，这是第三件事。现在他们来做第四件事，就是串珠成链，结集出版。这就是这本书的由来。

鲍贤昌君曾经被目为“奇人”而受到媒体的关注，倒不是因为他的这些文章，而是他三修村史。他修的正是自己土生土长的那个村子的历史。祖祖辈辈就住在鲍家村，他的生态是一个经典的“村民”。“村民”这个名字，今天听起来仿佛有一种田园牧歌般的意境，令人想到小桥流水、耕读传家。鲍家村其实正是这样的一个村落。鲍家的祖上从事的是一门很有文化色彩的行业：图书。清代光绪年间，宁波城最出名的书店“汲绶斋”就是鲍家人开办的；其后一如宁波商帮的迁徙脉络，把生意做到了上海，延伸为出版业，鲍家人合伙创办了“商务印书馆”。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文化部某一任图书馆司司长鲍振西，包括今尚在任上的浙江省文物局局长鲍贤伦，还有原国民党第七十一军少将副军长鲍志鸿，祖籍都是这个村子。列举这

些只是想说明一个问题，像这样的村落，必有一片挥之不去的文化氤气浸润着村民的心灵，一种坚忍的文化责任感在默然传承，这也可以称为“家学宗风”。其实在很多时候，一个人的文化意识并不是读书读成的，恰恰是“文化的染缸”里浸泡出来的。

陆良华君也是鄞州人，他的资历可能比鲍君更老些，1961年横溪中学的毕业生，又考入中等技术学校。在以往的文化身份分野中，中技毕业一度就是“准知识分子”，好在他是吃技术饭的，如果吃文饭，恐怕难逃“文革”之劫。有意思的是，这位吃技术饭的师傅，退休后却跻身吃文饭行列，著有《河头村志》，体例虽然从俗，但写法十分别致灵动，很有当代著述的时代特色。因此广为图书馆收藏。陆良华君是横溪河头陆氏的后人，这个家族有着悠久的历史渊薮，也曾是簪缨弈世的书香门第，耕读传家，名望一族。譬如鲍君，他的文化意识与文化责任，恐怕与家族文化的潜移默化不可分割。这就是一种很有特点的江南文化现象。江南人文，家国同体，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这是他们的灵魂主调。鲍贤昌君曾希望我在序言中对宁波的悠久历史加以阐述，以图映衬他们作品的背景。其实以我看来，作者的文化自觉与当地的历史长度往往没有直接关系，中国的文化人特有的家国情怀，使他们非常自觉地把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命运视作己任，这才是他们深刻的著述背景。

媒体报道往往强调了鲍贤昌“初中毕业”，以为这样“低”的文化水平竟然能做成修志大事，堪称奇事。人们也常常感叹陆良华由理入文转型的不易，以为这是两种思维方式，很难兼容。二君又以传统文化的集大成的著作——“志”入手，其所需要的知识铺垫，更非一般学人所能胜任，何况良华君的文科背景，也只是初中。

这可能是这个时代的一种“流行性误会”。时人往往专注于“学历”，须知还有更为重要的“学力”和“阅历”，前者是学以致用用的能力，后者是接触实践的功底。这本书本身就会告诉我们，鲍陆二君的“学力”和“阅历”，恐怕非一般徒有本科或者研究





生头衔的后学所能企及。因为文化毕竟不是读书读出来的，文化是一种对世界、人生、人的生存状态与生存法则的彻悟，并进而遵循和开拓这一法则。二君的成就，只证明了中国古人所揭示的一条朴素真理：有志者，事竟成。

我很想为这一文集起一个书名，叫“读村记”。在快速城市化的今天，能够真正关心村落生存窘境的，都是些富有人文精神的人。他们用温情的目光，久久关注着那些风雨飘摇的古村落。他们在无奈中能够做的事情大概就是两种，一是大声疾呼，希望“刀”下留村；一是热情宣传村落曾经的历史价值，希望引起更多人的关注，以此启迪更多的文化良知。杨古城、曹厚德、王重光、王介堂、鲍贤昌、陆良华等诸先生属于后者，而后者往往更巧妙也更无奈。他们首先给我们以一个学人的姿态，他们不是在游山玩水，他们在村落中穿行的过程就是一次文化阅读，他们把这些一息尚存的村落当成一本底蕴深厚的大书，动情地阅读着，然后写出读书笔记和阅读推荐，我们仿佛看到他们用无声的语言不断地拍案赞叹：“好书啊，可圈可点，可咀嚼，可珍藏。”但是令人担心的是，有多少人能够从这本书里读出这种深沉的忧患？《诗经·黍离》说：“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希望这本书有更多的知音，也不负二君这些文章。

周时奋

二〇一一年九月五日

序二

鲍贤昌、陆良华二位先生十余年来在鄞州及周边的考察文集，最后定名为“探寻古鄞”。前后十数年，洋洋近百篇，实在来之不易。我记得15年前，当时他俩都已年过四旬，红脚梗出身的鲍贤昌写出了鄞县境内首部村志——《鲍家村志》，不久又编写了《外编》《补遗》，这一下子轰动了本地媒体，也让我深为感动。农村干部出身的陆良华先生年长鲍贤昌八年，他的祖上与南宋名士陆游同宗，五年前，他修编出版了《河头村志》。此后他们结伴继续用有限的业余时间，孜孜不倦，矢志于鄞州的山乡水村的文化探寻，“十年磨剑”，终于又合铸成一本厚厚的著作，这又让我感动一番。

如今鲍先生及陆先生都已退休，鲍先生还在用他的旧“宝马”——那辆普通的人力自行车，骑着它走东闯西，寻访和考察了许多古镇古村及相关的文化遗存，而对于路途较远的古村落只能搭乘公交车早出晚归。有一次，他们在鄞州最偏远的四明山李家坑考察，傍晚时没有公共中巴班车，幸而搭乘一辆公务车返回。他的包内常备矿泉水和面包作途中的美餐。就是这样执著的追寻，才使更多的新老宁波人有幸共享古鄞文化的深厚和丰富，激发更多的爱国爱乡之情。

古鄞之“鄞”，仅有两种用途，一是两千多年前已建制的鄞





县地名，鄞县背山面海、人杰地灵，誉称文献名邦，曾与江苏吴县、浙江绍兴并称中国三大古县。另一为姓氏，与在鄞县做官的一位朝廷命官有关。鄞姓今分布在两广、两湖一带。十年前鄞县改名鄞州，至今仍光焰烈烈。散落在古鄞大地上的古村田畴、山海情韵，在两位先生笔下，无不渗透作者敏锐的感受和深厚的挚爱。记得南宋陆游在《游鄞》诗中曾写道：“晚雨初收旋作晴，买舟访旧海边城。高帆斜挂夕阳色，急橹不闻人语声……”对于文化，贵在传承，重在发现。有着数千年文化积淀的滨海古鄞，在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不少历史文化难免被湮没或淡忘。我记得数年前他们在鄞东横溪寻找一座古窑址，连陪同的农民也迷失了方向，结果费了很多周折才得以找到。我认为这就是本书作者“事必躬亲，务必求真”的可贵精神，他们用心地去发掘和发现，因而写成的文章读之倍感亲切和深情，特别是新老鄞州人，读后一定会受到鼓舞和引以为豪，进而更加了解和热爱东海岸边的古鄞。

杨古城

二〇一一年十月



序 一	1
序 二	5

第一编 古城鄞县

探寻白杜古鄞城	2
凤凰山下觅句章	5
古鄞寻踪探同谷	9
五百年前宁波城	12
四明伟观侃鼓楼	15
千年沧桑话灵桥	17
千年古刹延庆寺	20
鲍盖显圣灵应庙	24
湖心寺与牡丹灯	27
“南国书城”天一阁	31
月湖风光话今昔	35
天封宝塔镇明州	41
巍然南郭孝子祠	44
寻访宁波妈祖庙	48

第二编 鄞东寻踪

海疆雄镇大嵩城	54
大嵩城隍庙怀古	58
忠烈一门岐西村	62
瞻岐岙中慧日寺	67
黄牛岭上烽火台	71
杨公祠堂仰先贤	74
名人故里塘溪行	78
千年古道菩提岭	84
杜甫后裔多英杰	87
雄秀鄞东镇蟒塔	91
东南佛国天童寺	94
佛骨舍利育王寺	102
古庙探寻鬼谷子	107
鄞东五乡“牌门李”	110
水乡横泾好风光	114
梅山梅树亘成墟	117
水乡泽国云龙碶	121
隐学山上访偃王	124
大梅丰碑未就荒	127
金峨山势自天来	131
云岚深处车岭庵	134
探胜横溪题诗岙	137
冠绝鄞东第一瀑	140
烽火古道亭溪岭	143
玉缸山上探越窑	146
探胜姜山仙岩寺	149
烟树荷韵走马塘	151
寻迹“南来第一山”	159
黄晟故里觅遗踪	162
鄞南古刹慈云寺	165

刺史居地寻旧迹·····	168
寻古访旧探萧皋·····	172
山水画中鲍家村·····	175
宋诏桥畔救康王·····	177

第三编 鄞西觅迹

瑞光楼与《琵琶记》·····	182
北渡寻迹怀先人·····	188
怀古西杨尚书村·····	192
高桥鼙鼓当年急·····	196
九龙墟畔吊梁祝·····	199
诗书传家新庄村·····	202
望春桥头疏影横·····	207
河汇五港黄古林·····	210
萧森桂林俞家村·····	217
尚书故里张家潭·····	223
一桥二名石马塘·····	228
“太廉堂”与蜃蛟弄·····	231
桃源林村多传奇·····	236
风雨沧桑凤岙市·····	240
广德湖畔渔歌晚·····	245
十三洞桥水悠悠·····	250
西山问踪名士迹·····	253
广德湖畔丰惠庙·····	256
布衣史家全祖望·····	259
虹饮蕙江百梁桥·····	262
功垂千秋它山堰·····	265
光溪石宕甲明州·····	268
名石之乡梅园村·····	271
钟灵毓秀蜜岩村·····	274
四明山心探杖锡·····	280

世外桃源李家坑·····	284
鄞西龙观牌坊群·····	289
五龙飞练潭清幽·····	2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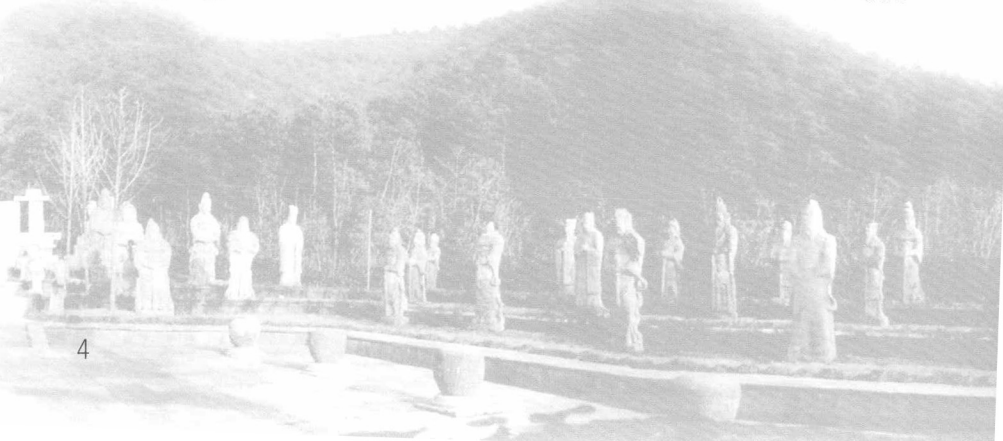
第四编 东钱湖畔

东湖谁信更清幽·····	298
丞相故里下水村·····	302
钱湖半岛陶公山·····	307
探踪江南兵马俑·····	311
东钱湖畔韩岭市·····	316
水乡高钱好风光·····	322
白云深处藏古寺·····	325

第五编 四明胜迹

城山渡边句章城·····	330
奇秀达蓬东瀛路·····	334
丹山赤水话柿林·····	339
海天雄镇招宝山·····	345
秋游甬山仰古塔·····	350
走近梁皇探秘景·····	355
海气浩荡石浦风·····	358

编 后·····	361
----------	-----







探寻白杜古鄞城

出宁波城东，乘车驰过高楼林立的繁华都市，就是素有“西子风韵，太湖气魄”的风光秀丽的东钱湖。只见湖上渔帆点点，位于沙洲孤屿的岳鄂王庙在春色下映衬显得分外妖娆。路旁青山连绵，景色迷人。汽车行半个多小时至横溪折南，沿曲折的公路继续前行，随着车轮的转动，映入眼帘的是一座有 800 多年历史的秦朝古鄞城——白杜。

白杜地处奉化市东陆，南临莼湖镇，东北与鄞州区接壤，距宁波市区 25 公里，是古明州至台州的交通要津。此处三面青



千古白杜鄞城山

山耸翠，一条西出的清溪出奇的澄碧和美丽。早在春秋战国时，依山傍溪的白杜，就已有先民垦荒、开拓村落，从事农牧渔猎，繁衍生息。在两千多年前，当如今的三江口还是芦荡荒涂、人烟稀少之时，白杜

的鄞城山下，却早已是海陆商贾云集、八方易市之所。《鄞县志》称：“鄞因赤堇山而得名，堇加邑（阝）为鄞。”这可能是古代“鄞县”地名的由来。

据史料记载：古鄞县在白杜建城时间约在秦嬴政二十五年（前222），古鄞县与治地分别今鄞州同谷的鄞县和今余姚大隐城山渡的句章县，共同鼎立于浙东，同属会稽郡。其管辖范围大致包括今鄞州区东部、北仑区、奉化市、舟山市、宁海北部及象山县一带。在589年的隋代，鄞县并入句章县，县治迁往小溪（今鄞江桥），直到771年的唐代，县治移至三江口，宁波城的雏形才出现。

白杜古鄞城，是否还有遗迹可寻？据南宋宝庆三年（1227）成书的《四明志》记载：“奉化县，本会稽郡鄞县地……今县东五十里有鄞城山，下有广福院，旧曰鄞城院，即古鄞县治所也。”我们在山脚下，苦苦地探寻古鄞城，憾于遗迹不多。然而，站在高高的山巅俯瞰，这块土地略呈正方形，地势平缓，南高北低，三面环山，东有马家山湾、苹果山与竹木岭相连，北有堇山、庵山、乌竹山等小丘作为天然屏障，南靠啸天龙山，西有一条山溪流过，当做护城河，中间水道密布，田地广袤，这些条件均符合秦汉时建城的一般规律。

沿着山溪，我们来到了村西的城隍庙，这是当年县官报到宣誓就职的地方，几经毁建，现只留下一道清代建筑的山门，大殿、厢房早已成为废墟，杂草丛生，一片荒凉。随后，我们又从城隍庙向南，到了一条小溪旁，小溪的不远处是一座高大的山，当地人称为啸天龙山。据说古县治就在山麓溪水的北岸、城隍庙的东面。虽在山间小道上发现铺着鹅卵石的古道，但是我们要寻找的古城墙、古树、古物等却难觅踪迹。

竹木岭下是山厂村，村的东面有一条被称为校场弄的穿村小道。“校场”是古时演武练兵的场所，现校场弄旁有一块荒地，有村民告诉我们，听祖上说这就是古代军队操练的场所。试想两千多年前，曙光初照之时，校场上练兵习武者，个个精神抖擞，勇猛威武，杀声震天。校场四周，旌旗飘飘，好一个威武之师，雄壮之城……



从山厂村经崎岖的鹅卵石小道至孙侯村，该村有古窑七座，村后的山下遍地都是碎瓷片和窑址，堆积层达五六米。听村里老人们说，宁波解放前白杜到山厂村的路上，随处可见房屋废墟。这些印证了明嘉靖《奉化图志》中描述的“鄞城旧址有城郭状。近城山处有古城隍庙，遍地砖结，古坟累累。垦辟者偶见之。



清代修建的古城隍庙

有瓷器古窑，堆垛成丘，掘三四尺，广延二三里”的情景。而白杜周围一带也是秦汉古墓最集中的地方。2008年，白杜南岙殡仪馆地块考古发掘，在五万平方米的山坡上就发现了

有120余座墓的西汉至晋的古墓葬群。1996年还在白杜清水塘发现过古代冶炼场的废渣……

由于时代的变迁，白杜古鄞城虽已失去了往昔的辉煌，但鄞城山下、清溪两岸留下的鳞次栉比的民居，青苔斑驳的街坊小巷，青山下古鄞城院遗址，高耸的城隍庙及杂草丛生的“古校场”等，表明这里曾有过八方云集、车马喧闹的繁华景象。在古鄞城治所废弃230余年后，一座新州城——明州城在三江口崛起了。清人李调元《登宁波城楼》诗云：

雉堞凌云脚下堆，鲸波带日岛边回。
江中船出海中去，洋外帆从天外来。
地近东溟先见日，云垂南浦忽闻雷。
不知何处蓬莱是，遥看沧沧贝阙开。

（王玮 鲍贤昌 陆良华）